



# 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ДЕТСТВО · В ЛЮДЯХ ·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

马克西姆·高尔基 [苏]

李辉凡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中译出版社

# 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ДЕТСТВО · В ЛЮДЯХ ·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



马克西姆·高尔基 | 苏 |

李辉凡 译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中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/ (苏) 高尔基著; 李辉凡译.  
—北京: 中译出版社, 2016.5

(中译经典·世界文学名著: 典藏版)

ISBN 978-7-5001-4763-3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苏联  
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02259号

---

出版发行: 中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

电 话: (010) 68359376; 68359827 (发行部); 68357328 (编辑部)

传 真: (010) 68357870

邮 编: 100044

电子邮箱: book@ctph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tph.com.cn>

总 策 划: 张高里

策划编辑: 于建军 温晓芳

责任编辑: 温晓芳

装帧设计: 单 勇

排 版: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规 格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599千字

版 次: 2018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9月第1次

ISBN 978-7-5001-4763-3

定价: 58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 译 出 版 社

我并不盼望他人的救济和从天而降的好运，

我的意志反而被锤炼得更加刚毅；

苦难的生活，

使我越来越坚强，

越来越聪明。

我很早就知道，

人会在艰苦环境的斗争中成长起来。

目录	童年	001
	在人间	213
	我的大学	549

| 童 年 |



—

在一个昏暗、狭小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，他穿着白色的衣裳，身体显得非常之长；他那双光脚的脚步奇怪地张开，那双亲切的手安详地放在胸脯上，手指则弯曲着；他那双快活的眼睛上紧紧压着两枚乌黑的铜币<sup>①</sup>，慈祥的脸孔发黑，难看地齜着牙齿，使我害怕。

母亲半裸着身体，穿一条红裙子，跪在那里。她用黑梳子把父亲那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向后脑勺。那黑梳子是我喜欢用来锯西瓜皮的。母亲不停地说话，声音低沉而又沙哑，灰色的眼睛肿着，像是融化了似的，流着大滴大滴的眼泪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手。她全身滚圆，大脑袋，眼睛也很大，鼻子却松软得可笑。她穿一身黑色衣裳，全身很柔软，非常滑稽。她也在哭，哭得有点儿特别，好像是熟练地在给母亲伴哭似的。她全身颤抖着，并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；我不愿意去，躲在她的后面。我感到很害怕，也很别扭。

我还从未见过大人哭，也不明白外祖母多次说的下面的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跟爹爹告别吧，你再也看不见他了，我亲爱的孩子，他死了，不到年纪，不到时候就……”

我生过一场大病，刚能下地走动。我记得很清楚：我生病的时候，父亲快活地看护着我，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<sup>②</sup>，代替他的是外祖母，一个奇怪的人。
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说：

---

① 俄罗斯旧俗：在死者眼皮上放铜币，让他永远瞑目。

② 高尔基三岁时得了霍乱病。他父亲就是因为看护他时不幸染病身亡的。



“我是从上边，从尼日尼<sup>①</sup>来的，而且不是走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！水上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

这真可笑，而且也不明白：在我家的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染了头发的波斯人，而地下室则住着黄脸的加尔梅人老头子，一个贩卖羊皮的。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滑下来，若是摔倒了，就翻个筋斗滚下去——这我都非常清楚。可是这与水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切都乱套了，乱七八糟得可笑。

“我怎么会是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爱吵吵嚷嚷。”她也笑着说。

她说话亲切、快乐、和气。打从第一天起我就跟她要好了，现在我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个房间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，她的眼泪和哭号使我产生新的不安的感觉。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。她以前总是很严厉，说话很少；她很干净，穿得整整齐齐，个头很大，像一匹马，她身体结实强壮，有一双力大无比的手。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全身臃肿得很难看，松散紊乱，衣服也撕得破破烂烂，原来梳理得很整齐的像一顶光亮的大圆帽的头发，现在却披散在裸露的肩上，垂落在脸上，编成了辫子的那一半头发则不停地在晃动，擦着睡熟了的父亲的脸。我已经在房间里站了很久，可是她却沒有看我一眼——她不停地梳理着父亲的头发，噙着眼泪，不断地大声哭号。

一些本地的庄稼汉和警察探着头往门里看。警察不高兴地喊了一声：

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用黑披巾遮着。披巾被风吹得像风帆一样鼓了起来。有一回父亲带我去划帆船，突然一声雷响，父亲笑起来，用双膝把我紧紧夹住，并大声说：

---

① 高尔基当时还小，还不理解外祖母的话：外祖母说的上边，他误以为是指楼上；尼日尼是地名，俄文是下面的意思，他误以为是指他家地下室。所以他说“不明白”。

“不要紧，别害怕，洋葱头！”

忽然，母亲吃力地从地上站起来，但又立即坐下去，仰面倒下，头发披散在地板上。她闭着眼睛，苍白的脸变青了；她像父亲一样龇着牙，用奇怪的声音说：

“把门关上……阿列克谢，你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了我一下，跑到门口喊道：

“亲人们，不要怕，不要管她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请你们离开吧！这不是霍乱，是要生孩子了，行行好吧，我的老天爷！”我躲在黑暗角落里的箱子后面，从那儿看着母亲弯曲着身体在地板上挣扎、呻吟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，亲切而又快活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圣子，瓦留莎<sup>①</sup>，忍着点吧！……圣母保佑……”我很害怕。她们在父亲身边忙乱着，时而碰碰父亲，时而叹着气，叫喊着。父亲却一动不动，仿佛在笑。她们在地板上忙碌了很长时间。母亲不止一次要站起来却又倒了下去；外祖母像一个软绵绵的大黑球，从房间里滚了出去。后来，在黑暗中忽然有个小孩哭叫起来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外祖母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接着她点燃了蜡烛。

我大概是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，更多的事就不记得了。

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：雨天，坟场上的一个荒凉角落。我站在一块滑溜溜的土堆上，看着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，坑底有很多水，并有几只青蛙——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面去了。

在坟边，有我、外祖母、全身湿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拿着铁锹的气冲冲的庄稼汉。温暖的雨像细碎的小珠子，洒落在大家身上。

“掩埋吧！”警察说道，走到一边去了。

外祖母哭了起来，用头巾角捂着脸。庄稼汉弓着身子急忙地把土撒进坟坑里，溅出啪嗒的水声。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，开始向穴壁上奔跑，但土团把它们打落在坑底里。

---

① 瓦留莎是高尔基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

“走吧，廖尼亚<sup>①</sup>。”外祖母说，抓住我的肩膀。我从她手中挣脱出来，不愿意离开。

“上帝啊，你真是的。”外祖母不知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，低下头，默默地站了很久。坟坑已经填平了，可她还是站在那里。

庄稼汉用铁锹拍土，声音很响。刮起了一阵风，把雨赶跑了。外祖母抓着我的手，领着我通过黑压压的许多十字架，朝很远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”当我们走出教堂的院子时她问我。

“你该哭一哭才是！”

“我不想哭！”

“算了，不哭就不哭吧。”她小声地说。

这一切令人感到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只有受委屈的时候才哭，我不会因为疼而哭。我流眼泪时爸爸总是笑我，母亲也常叱责我：

“不要哭！”

后来我们就坐上马车行驶在一条宽大的很脏的街道上了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两只青蛙爬不上来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爬不上来了，”她回答道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经常、这么亲切地念叨着上帝的名字。

过了几天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便搭上了轮船，坐在一个很小的船舱里。我的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他躺在一个角落里的桌子上，白布包着，扎着一根红带子。

我勉强地坐在包袱和箱子上，从那像马眼睛一样的又圆又鼓的窗口里往外眺望，只见在潮湿的窗玻璃后面，流出一股浑浊的带泡沫的水，那水常常飞溅起来，冲刷着玻璃。我不由得跳到地上。

“不要害怕。”外祖母说，轻轻地用她那柔软的双手抱起我，重新

---

① 廖尼亚是阿列克谢的爱称。

把我放在包袱上。

水面上有一片灰蒙蒙的潮湿的云雾，远方是黑色的土地。土地很快便消失在云雾里和水中。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。只有母亲，两手搁在脑后，靠着船壁，挺直身子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她的脸是黑色的，铁青的，像瞎子一样，两眼紧闭着。她一直默不作声，整个人都变了样，变成一个新人，连她身上的衣裳我也认不得了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悄悄地对她说：

“瓦丽娅，你要吃点东西才好，一点点，好吗？”

她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对我说话悄声细语，对母亲说话声音高一点，但却有些谨慎、胆怯，话也不多。我觉得，她怕母亲。我明白这一点。这使我同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，“水手在哪里？”

瞧，她连说话也很奇怪，令人感到不解：萨拉托夫，水手。

进来一个宽肩膀、白头发的人，穿蓝色衣裳，带着一个木匣子。外祖母接过木匣子，便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，装好后，她伸长双手抱着木匣子朝门口走去，但是她很胖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狭窄的舱门，因此她站在门口，可笑地一筹莫展。

“哎呀，妈妈。”母亲大声喊道，把棺材从她手里夺过来，然后她们俩都不见了，我却留在舱里，仔细地打量着那个穿蓝色衣裳的庄稼人。

“怎么，小弟弟死了？”他弯下腰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又是谁？”

“是城市。你往窗口看，那边就是！”

窗外土地在移动。这土地是黑色的、陡峭的，周围是一片云雾，它就像是刚从大圆面包里切下来的一块面包。

“外祖母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

“埋葬外孙子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在地里吗？”

“那怎么，当然是埋在地里。”

我把埋葬父亲时埋了两个活青蛙的事告诉了水手，水手把我抱在手上，紧紧搂着我，亲了亲我。

“哎呀，小兄弟，你还不懂事！”他说，“上帝保佑，不用去可怜青蛙！你可怜可怜妈妈吧，你看她伤心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在我们的头顶上空汽笛呜呜地响起来。我已经知道汽轮有这种汽笛，所以不害怕。水手却连忙把我放下，立即往外跑，一面还说：“要快跑。”

我也想跑开。我走到门外。在昏暗的窄道里空无一人，离舵门不远，楼梯上的铜片闪着亮光。朝上面一望，看见了那些扛着背包、拎着包袱的人。显然，大家就要下船了——那么我也该下船了。

可是当我同一群乡下人一起走到船舷上（在通往上岸的踏板上）时，大家都对我嚷嚷说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有很长时间，人们碰撞我，拉扯我，摸我。终于白头发的水手来了，他急忙抓住我，向大家解释说：

“这是阿斯特拉罕人，从船舱里跑了出来……”

他跑步把我送回船舱里，将我扔在包袱上就走了，还指着我吓唬说：

“再跑，当心我揍你！”

头顶上空的喧嚣声渐渐停息了，轮船不再震颤，也没有噗噗的拍水声了。船舱的窗户用一道湿墙隔起来，变得又暗又闷气，包袱好像膨胀了，挤压着我，一切都变得不舒心。也许我就这样一个人永远留在这空船上了？

我走到门边。门打不开：它的铜把手我拧不动。我拿起奶瓶，使劲地朝门把手打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洒在我的脚上，流进了鞋里。

打不开门我感到很伤心，便躺在包袱上，小声地哭了起来，后来便噙着眼泪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轮船又响起了啪啪的水声并颤动起来。船舱的窗口明亮得像个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的身旁梳头，紧皱眉头，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；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她的双肩、胸脯和双膝，拖到地板上，黝黑色，泛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板上稍稍提起来，免着，费劲地把少齿的木梳子插进密实的发绺里；她的嘴唇歪作一边，黑色的眼睛怒冲冲地闪着亮光，而脸孔在这一大簇头发里变得又小又滑稽。

今天她的样子显得很凶，但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会这么长的时候，她却用昨天那种温暖而又柔和的声音说：

“看来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，上帝说：‘你就去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吧！’年轻时我夸耀这撮马鬃，而现在老了，我却诅咒它们。你就睡吧，还早呢，太阳睡了一夜刚刚起来……”

“我已不想睡了！”

“好吧，不想睡就不睡。”她当即表示同意，一面在编辫子，一面朝沙发那边望：沙发上仰卧着母亲，身子直得像一根弦。“昨天你怎么把奶瓶子打破了？你说话小声点！”

外祖母说的话好像是特别用心地唱出来的，她的词句像鲜花那么温柔、鲜艳和富于表现力，很容易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当她微笑的时候，她那乌黑的像樱桃一样的眼珠子睁得很大，闪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光芒；微笑时则欢快地露出雪白的、坚实的牙齿；尽管她两颊黑黑的皮肤有许多皱纹，整个面容却仍显得年轻、亮丽；只是那松软的鼻子及其膨胀的鼻孔和红鼻尖把这张脸破坏了。她从一个黑色的镶银的鼻烟壶里闻鼻烟。她穿得全身黑，但透过一双眼睛从她的内心放射出的是永不熄灭的、欢快的和温暖的光芒。她弯着腰，几乎成了驼背，又很胖，但走动起来却很快很灵活，活像一只大猫，并且像这种可爱的动物那样柔软。

在她来之前，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，而她一出现，就把我叫



醒了，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；她把我和周围的一切连在一条不断的线上，编织成一个五颜六色的花边；她立即成了我一生的朋友，成为我最贴心、最了解、最珍贵的人——是她那对世界的无私的爱丰富了我，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去对付那困难的生活。

四十年前，轮船走得很慢；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尼日尼，而且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充满了美的最初的日子。

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。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待在甲板上，上面是明朗的天空，伏尔加河两岸秋天镀上了一层金，又穿上了绸缎。浅红色的轮船用很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，缓缓地逆流而上，桨叶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，发出很响的声音；驳船是灰色的，活像一只土鳖。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地游动，周围的景色每时每刻都是新的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绿色的山就像是地球的华丽服装的美丽的褶儿；大河的两岸是城市和村落，远远看去，仿佛是一块块甜点心；水面上漂浮着秋天的金色的落叶。

“你瞧，多好啊！”外祖母不停地说，从驳船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，神采奕奕，高兴得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她常常看着河岸出神，把我给忘记了。她靠船舷站着，双手叠放在胸前，微笑着，不作声，眼睛里含着泪水。我拉了拉她印花布的黑裙子。

“什么？”她抖动了一下，“我好像在打瞌睡，做了个梦似的。”

“你干吗哭？”

“这个，亲爱的，是由于高兴，也由于我老了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要知道，我已经老了，已过了六十岁了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便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讲一些善良的强盗、圣人以及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妖魔鬼怪。

她讲神话故事的声音很低，很神秘；她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脸，睁大眼珠子注视着我的眼睛，好像要把一种昂扬奋进的力量输进我的心里。她说话就像在唱歌，越说越酣畅；听她说话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，我每次听了后都要求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吧，就再讲一个：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炉灶下面，他的脚掌在忙乱中扎进了刺，他摇啊晃啊，哼哼着：‘哎哟，小家鼠，真疼，哎哟，小耗子，我受不了啦！’”

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双手抱着它，在空中摇来摆去，并可笑地皱起眉头，好像真的感到很疼似的。

周围站着几个长胡子的温和的水手，他们也在听、在笑，并夸奖外祖母，也要求说：

“老婆婆，再讲一个吧！”

讲完后他们说：

“走，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！”

吃晚饭时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，请我吃西瓜和甜瓜。这事是偷偷地做的。船上有一人，他穿得很像警察，制服上有铜扣子，他禁止人家吃瓜果，把瓜果夺去扔进河里；他总是醉醺醺的，大家都躲着他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。她老是在一边躲开我们，一直默不作声。她身材高大，体格匀称美丽，黑黑的、铁一般冷静的面孔；编成发辫的浅色的头发盘在头上像一顶沉重的王冠；她整个身体结实有力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总觉得好像有一层雾或透亮的云把她隔起来，她那双像外祖母一样大的正直的灰色眼睛，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。

有一回她严厉地说：

“大家都在笑你，妈妈！”

“别管他们！”外祖母毫不在乎地答道，“让他们笑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吧！”

我记得，每当外祖母看到尼日尼时就会像小孩子一样高兴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推到船舷边，大声喊道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多么好啊！瞧，我的天啊！它就是尼日尼！瞧，简直就是神仙住的地方！再看看那教堂，就像是在空中飞翔！”

她几乎是在哭着地请求母亲说：

“瓦留莎，你就来看看吧，也许这地方你都忘记了！高兴一点



吧！”

母亲忧伤地笑了笑。

当轮船停泊在美丽城市对面的河中心时，河面上已经挤满了船只。这些船上耸立着几百根尖尖的桅杆。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大船靠了过来，钩杆抓住了降下来的艘梯，人们便一个挨一个地从大船上走上甲板。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快速地走在最前头，他穿着又黑又长的衣服，留着黄金色的胡子，长着一个鸟鼻子和一双绿色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沉厚而大声地喊道，并扑到他的怀里。外祖父抱着她的头，很快地用染红了的小手抚摩她的脸颊，尖声说道：

“怎么啦，傻丫头？唉，原来是这样……唉，你们啊……”外祖母像陀螺似的转起来，一下子便拥抱、亲吻了所有的人。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，急忙地说：

“来，快点！这是米哈依洛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……娜塔利娅舅妈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沙，这是卡捷林娜表姐，这全是我们家，你瞧，有多少啊！”

外祖父对她说：

“你身体还好吗，老婆子？”

他们接吻了三次。

外祖父把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拉了出来，按着我的头问道：

“你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
“我是阿斯特拉罕人，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外祖父问我的母亲，还没有得到回答，便推了我一下说：

“跟父亲一样的颧骨……下船吧！”

上了岸之后，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块大块的圆石，两边高高的坡面上长满了被践踏过的褪了色的小草。

外祖父和母亲走在大家的前面，他的个子只有母亲的肩膀高；他用碎步走得很快，而她则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好像浮在空中一样；紧跟其后的是两个舅舅——黑头发梳得又光又平，像外祖父一样干瘦的米

哈依尔<sup>①</sup>和浅色卷发的雅科夫；还有几个穿着艳丽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小孩，他们全都比我大，而且很安静。我和外祖母、小个子舅妈娜塔利娅走在一起，她脸色苍白，天蓝色的眼睛，挺着大肚子，常常停下来，气喘吁吁地小声说：

“哎哟，走不动了！”

“他们干吗要去打搅你呢？”外祖母抱怨地说，“这一家子蠢货！”

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，在他们中间，我感到自己是陌生人，甚至连外祖母也好像有点黯然失色了，离得我远了。

我特别不喜欢外祖父；我立刻就对他有一种敌意的感觉，于是我对他也特别留意，并产生一种惧怕的好奇心。

我们走到了斜坡的尽头，上面，靠斜坡的右面就是一条大街；这里有一所矮小的平房，墙上涂着脏兮兮的粉红色的油漆，房盖压得很低，窗户往外凸出。从外表看，我觉得这房子很大，可是里面，在一间间半明半暗的小房间里却感到很拥挤；像在码头前面的轮船上一样，到处是一些暴躁的人在无谓地奔忙，孩子们则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乱蹦乱跳；到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。

我来到院子里。院子也令人不愉快。整个院子挂满了大块大块的湿布，到处摆着盛满又浓又稠、五颜六色的水的大桶，桶里也泡着布。在墙角一间倾圮了一半的低矮的附属房里，炉火烧得正旺，什么东西沸腾了，发出嘟嘟声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地说些奇怪的话：

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。”

---

① 米哈依尔即米哈依洛。